



海带汤

■ 安徽合肥 吴中伟



记忆中,儿时夏天,吃得最多的便是海带汤。酷暑天气,农人饭桌上的标配:白糖腌菜瓜、红烧茄子、黄瓜丝、海带汤。三两个菜,配个汤,简单,图个省事,下午还要干农活呢!家里人多,或者条件稍好一点的,就加个蚕豆酱烧豇豆,当然也不是餐餐都有,豇豆主要还是挑嫩的腌,就着咸菜喝稀饭。商店里,成堆的海带随意地摆放在屋子一角,也不起眼,破抹布一般。粗粉的盐巴粒粒可数,就像是结上了一层霜。海带虽是消暑佳品,吃起来香,可是难洗,母亲通常用淘米水浸泡着,一是为节约用水,二是这样洗得干净。水,让万物恢复它本来的面目,直至原形毕露。上面褐色的斑点、杂质,还要用手搓,用毛刷一点点地刷。力道大一点,就容易刷破。洗刷干净的海带,看起来,绿莹莹、清亮亮的。

乡下人,不年不节,很少能吃上肉。一般请隔壁的二大爷犁田,母亲才去村东头的小卖铺称上一斤来肉。犁田是力气活,没点油水,就使不上劲。再说,乡里乡亲的帮忙,也不要钱,可别亏待了人家。母亲还毕恭毕敬地递上一包“渡江”烟,算是感谢。有肉的日子,母亲便亲自下厨,不知是怕我“暴殄天物”,糟蹋了食材,还是要款待人家,以示尊重。母亲将肉切成细条状,用刀背轻轻地剁,再裹上一层芡粉,揉捏均匀。大老远就能闻到肉香,锅里漂着馋人的油星子,让人直咽口水,连海带都比平时润滑、爽口。

在农村,像我这般半大的孩子,下田干活是常有的事。劳动可以说是乡村少年成长的必修课。那时,父亲在铁路上班,家里三亩多的水田,就全靠母亲一人打理。前年双抢割稻,不小心割伤了小拇指,血流如注。母亲急忙慌地带我回家,用浸着香油的棉絮,一层层为我包扎。自那以后,她就很少带我下田干农活了。家里,洗衣、煮饭、炒个素菜、做个海带汤等活儿,便都交给我了。

先将海带沥干水,搁砧板上,切成条块状。通常在鸡窝里,拿出三二枚鸡蛋,磕在蓝边碗沿,用筷子顺势搅拌均匀。等锅里的海带翻滚了,下盐,添少许酱油、味精,再倒入鸡蛋液。成型后,用锅铲慢慢搅和,撒一把小葱花,就可以出锅了。不凑巧的时候,连鸡蛋都没有,只是清淡的海带汤,薄薄的,盛在碗里,能晃出人影来。清汤海带,要是吃多了,肚子里就会“曹”得很。过去年月,荤油少,多是菜籽油,有些寡淡,让人提不起精神,使不上力气。

屋外,日头毒辣辣的,路面都晒得发烫。母亲才从田畈回来,搬个小板凳,倚着门边,用井水打湿的潮毛巾披在肩上。她也不拿筷子,端起碗,几大口,就吞下半碗海带汤。早晨的几碗稀饭不管饿,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母亲涨红了脸,嘴唇却有些发乌,双脚到脚踝,直到小腿膝盖处都沾满了淤泥,还染了层黄渍渍的水锈。母亲说她心里难受,有点反胃,吃不下去饭!剩下的半碗海带汤也没有吃完,母亲低着头,将碗放在地上。

“早插黄秧早生根”,母亲说,“今年立秋早,怕是误了季节。”中午时间,还没打个盹,她就一骨碌爬起来,拖着轻飘飘的身体,又走向了秧田。后来,还是王婶发现了母亲瘫坐在田埂上,脸色煞白,海带吐了一地,母亲干呕着,最后,只能吐胃里的酸水。母亲苦涩地笑着,有些歉意,说她糟蹋粮食了!多年后,我才知道,母亲那天,许是中暑了。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海带,还带着点潮湿的腥味。在那个年代,以极其亲民的价格,走进了千家万户,调剂着他们的一日三餐。现如今,一到盛夏,母亲还是喜欢做海带汤,说是能清热、解毒、消肿。从她小声的嘀咕里,我知道,她是在感念贫瘠年代里烟火和食物的味道,在回味逝去的老时光!

书名:书本的入口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不知有没有“书名学”这门学问,但我确实接触过不少有关书名的随笔和议论,其中包括某些作者借助《序言》,对书名的说明或解释。比如鲁迅说《花边文学》“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,换了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。”还有那本《而已集》,虽然没有《序》,却有八句话的《题辞》,这八句话中,有两句是:“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”;“我于是只有‘而已’而已!”我在伏虎寺读高中之时,《文学》课由一位从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打压下来的和善的女老师执教,她对我们说:“读鲁迅的著作,千万不要忽略了《序言》《题辞》《前言》《小引》之类的文字,它有时是你打开宝库的一把钥匙,有时是引你进入堂奥的一盏明灯。”这句话,我终生受用。

当然,关于书名的寓意、出典、意趣乃至玄机,也不全由评论家揭示出来,更多的,是读者自己悟出来的。我不喜欢太直白的书名,有些书,满纸烟云,可惜书名像白开水,索然无味,它会败坏我的阅读兴趣,而有的著作,仅凭书名的奇秀夺目,就能让你执卷流连,若难遽别。

1919年,毛姆以法国印象派大师高更为原型,创作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这是一部写人的小说,跟“月亮”“便士”并不相干,何以用作书名?对这个疑问,通常有两种回答:一种解释是,六便士是英国价值最低的银币,代表现实与卑微,而月亮则象征崇高,两者都是圆形的,都闪闪发光,但本质却完全不同。但这本书的中译者傅惟慈先生的一位好友,则另有高见,他在一封致译者的信中写道:“据毛姆说,这本小说的书名带有开玩笑的意味。有一位评论家曾说《人性的枷锁》的主人公(菲力普·嘉里)像很多青年人一样,终日仰慕月亮,却没有看到脚下的六便士银币。毛姆喜欢这个说法,就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作为下一本小说的书名。”这个说法的出处,尚在待查之中!

《玫瑰的名字》是一本小说,作者是有意大利文化领袖之誉的安伯托·艾柯。艾柯教授,1978年3月动笔伊始,他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中世纪,并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里,找到了合适的题目——玫瑰的名字。意外的事情发生了,小说使艾柯之名蜚声世界,《玫瑰的名字》一面世,种种研究文章和专著,多如雨后天春笋,特别是关于“玫瑰之名”的阐述和争论,几乎构成20世纪末一场书名阐述大战。

以往中国文人砚田笔耕,鲜有不在书名上下功夫的,有的逞才,有的藏拙,可谓汪洋辟阖,仪态万方,其中最有意思的,当推以“世态炎凉”为主旨的《金瓶梅》,这书名可谓雅俗共赏。由西门庆两妾一婢的名字,各抽取一字,构成书名的说法,最早见于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:“金者,即金莲也;瓶者,李瓶儿也;梅者,春梅也。”这是一望而知的,然而稍加推敲,则又深不可测——首先,为什么是这三位,而不是别的妻妾?其次,作者为什么不选用自己比较怀有敬意的吴月娘、孟玉楼的名字?还有,三人名字共有九字,可以有多种组合与排列,为什么不是潘李庞、金瓶春、莲儿梅?……选用金瓶梅这一组合,与作者的价值取向、审美偏好,到底有什么关系?为了回答这些疑问,于是各种解说纷纷出笼。

为《金瓶梅词话》作序的弄珠客说:“作者亦自有意,盖为世戒,非为世劝也。如诸妇多矣,而独以潘金莲、李瓶儿、春梅命名者,亦楚樗枘之意也。”此说有些道理,因为《金瓶梅》最终是以“金碎、瓶破、梅枯”为结局,但与张竹坡的评点相比,仍然失之于浅。

我亦有散文、随笔集《不争春》面世,乍一看,似有“俏也不争春”之意,其实不然。说浅白点,它仅是文本入口的标志,望深里讲,此三字,浓缩了我的人生观。

杨梅映红过的夏天

■ 云南昆明 汤云明

大笑,老师只好说:“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、互相关心,你就分给他一点嘛!”

杨梅的吃法很多,除了新鲜食用和煮汤以外,它还可以用大量的食糖糟了以后晒干成果脯,或者煮熟以后做成罐头,也可以装在瓶子里加入食盐和凉开水腌制咸味杨梅,口味都很不错。对于喜好喝酒的人来说,野生杨梅还可以泡酒,通常是把基本成熟但还没有红透变软的杨梅,不要清洗就直接加入到酒罐里,经过几个月的浸泡和萃取,略带黄绿色的杨梅酒就可以喝了。加入了新鲜杨梅,酒的浓度就会降低,还提取了杨梅的味道,此时的酒口感会好一些。

据说,杨梅的名字来源于它的形状如水杨子,味道又如同青梅子,所以合并叫杨梅。上千年以前,人们就已经栽培杨梅了,它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华东、江南和西南地区,它枝繁叶茂,树冠圆整,初夏又有红果累累,十分可爱,是园林绿化结合经济作物的优良树种。我国历史上,江淹、李渔、杨万里、陆游等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杨梅,并且以杨梅为题材,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从诗文中我们可以知道,古人在吃杨梅的时候,就知道用食盐渍浸片刻了,既能灭虫杀菌,又可以减少酸味,更适合口感。

现在,我还会在盛夏的日子里离城几公里,上山去捡拾野生菌,也顺便光顾一下杨梅,只是此时已经过了初夏,树上的杨梅已经过了盛果期,掉得差不多了,我们就趁机抓住杨梅的尾巴,摘食一些熟透的杨梅,在这些杨梅红得发紫的时候,就少了酸涩的味道,多了些甜味,可以当零食吃下一些。我们通常会摘一些比较生的回来,分包以后冷冻在冰箱里,想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加上红糖煮酸梅汤喝,也算是一种盛夏里消暑解渴的好饮料。



夏日午后,我们来到山野采杨梅,此时,杨梅已由青绿羞涩的小圆点变成了大红饱满的果实,四周的空气溢满杨梅成熟的气息。

在这个杨梅映红过的夏天里,迷情在故乡美丽乡村、山野,在一片片的杨梅丛里自由驰骋和想象,幻想像蜜蜂一样登上灌木枝头最先品味和占有最好的那一丛杨梅,我也沉醉在杨梅女王的浓情蜜意里,找一颗最大、最甜、最诱人,红得乌黑发紫的果实,尽情享受这多汁浓味的山野日常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,杨梅是夏天里最便宜、最常见的野果。那时,人们的称重工具还不是很普及,乡村妇女通常采用更方便简单的方式来计量杨梅,就是用家里吃饭的小碗来装,一两角钱就可以买到满满一碗的杨梅,只要不掉下来,能装多少就卖多少。

条件局限,同学们吃杨梅的方式也很简陋,通常是把买来的杨梅不经过任何的清洗,直接装在塑料袋里,加上生辣椒粉和食盐搅拌均匀,再糟一会儿,等杨梅开始出汁液就可以吃了,酸辣可口,非常好吃,一个个吸嘴流口水也停不下来。为什么不清洗就直接食用呢?主要是怕清洗以后,杨梅就多了水分,糟出来的杨梅就味淡不好吃了。以前的确没有什么好的盛装工具,我们用的塑料袋一般是家里装盐的袋子,有的人没有食盐袋子,就用装洗衣粉的袋子清洗干净来用。即便这样,每次用完了还要洗干净,留着下次再用。

有一次,有个女同学把杨梅放在课桌里,上课的时候,跟她坐一张桌子的一个男同学嘴馋难忍,就偷偷地把手伸到那边拿杨梅吃,这个女同学又不想给他,就大声喊道:“老师,有人偷我杨梅吃。”弄得全班同学哄堂